—13—

晚一些的时候尼克医生拎了记录板进来。

“你还在这？”他看了看监测仪，提笔在纸上记了些什么。转过头看见你红肿的双眼，他顿了一下，试探着问道：“……你们，不是普通朋友吧？”

“怎么这么问？”

“我不记得我们给跟他有关的人通过电话，不是关心他的人不会这么快知道他受伤的消息，又这么火急火燎赶过来。”尼克医生摊了摊手，将笔重新插回上衣口袋。

你听出一些不对，皱起眉问：“你们也没有告诉他的家人吗？”

“他没有家人，甚至没有可以通知的朋友。”尼克看了看你：“呃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们办公室关系也很和睦的。”

“在你出现之前，工作就是他的全部。我甚至要比他先从医一段时间，可他一来，就直接顶掉了我跟随院长教学实习的机会。”

“他真的是那种老天爷追着给饭吃的人，这么些年我亲眼看着他拿下各样棘手的病例，跟着导师教授做过各种研究项目，参加大大小小各种活动，年纪轻轻就坐上了主治医生的位置。”尼克医生插着兜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面前躺在床上的、这个不知让他该爱还是该恨的老同事：“他在台上的时候那样闪耀，有时候我看了，真的是羡慕又嫉妒。”

你有些愣怔，没想到他会和你说这些。

“那你……不会觉得他锋芒过盛吗？”你试探着，有些戒备地问出口。

尼克医生摇摇头：“寻常人只看见他的光环，可只有认识他的医生和护士，才知道他平时私下里有多努力。”

“有一次我在去吃饭，他一个人在手术室，带着目镜练习下刀的角度、动作，吃完回来他依旧站在那里，一遍遍重复着，后背全是汗。我们在办公室吵闹，他就一个人研究病例；我们下班了，他仍然在位置上修改着自己的论文稿。”

“你说，这样的人，不值得有一些锋芒吗？”他温和地笑着，看向那双缠满纱布的双臂，眼里是无尽的遗憾。

你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他当然值得，所以连他皱一下眉你都会觉得心疼，总觉得这个世界给他的不够。

“真的、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”你无数遍问出这个问题，眼神只专注在斯特兰奇一人身上，轻轻帮他把被角掖紧。

尼克拍了拍你的肩膀。

“不止我，所有医生都这么认为。没人可以做得更好了。”

“当然，也许除了之前的他自己。”

空气又一次静默下来，他站了一会儿，悄声带上门，走出了房间。

半个多小时后斯特兰奇才缓缓转醒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先看到的是苍白又虚无的墙顶。消毒水的气味让他意识到自己处在医院，这勾起了他忽晕忽醒时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点记忆。

“唔……”他忍着疼痛张了张嘴，左眼肿的厉害，只能靠右眼辨认周围的一切。所以他向右偏了偏头，紧接着看见水壶旁烧水的你。

你听到身后微微的异响，端着手里的暖瓶转过身，正好将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收进眼底——那个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斯特兰奇，一瞬间表现出迷茫、惶惑、惊慌、躲避等相当丰富的情绪，又在一瞬间收回，又恢复到了什么都看不出的神色。

你意识到，原来他也会害怕。在看懂他微表情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心似乎被狠狠捏了一把，鼻子又一次酸涩起来。

“……你、怎么、在这？”斯特兰奇的声音哑哑的，嘴巴在剩余一点麻药的作用下微微有些吐字不清。他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，慢慢开口。

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可浑身不同程度的疼痛让他意识到自己现在似乎“惨不忍睹”。他看了看你，又在你视线将要对上他时先一步躲闪掉。

他稍侧过头，才用微微能见的右眼看清自己的手是什么样子。

两个吊板，四条固定杆，十七根不锈钢针。

他的胸膛又一次剧烈起伏起来。

“What，did，they do?”

你几乎是逃一样转过身去。暖壶拿在你手里越发沉重，沉到你快要拿不起，只好把它放回到桌子上。你用了很大力气才整理好自己的心情。

“先生，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你无数次想着，等斯特兰奇醒来你该说些什么。你本不想像电影中的克里斯汀那样说一些听起来又大又空的安慰，可措了半天词，发现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。

“What，did，they，do？”斯特兰奇只是重复着，固执地想要知道一个答案。他的手指很努力地动起来，可不论他再怎么使劲，还算完好的那根拇指也只是抬起一点点，又颓丧地垂了下去。

你闭了闭眼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地，将尼克医生的话复述给他听。

斯特兰奇的眼神不再有光，浑浊得就像是一潭死水。

你看着他的拇指不服输地动着，一遍遍尝试，一遍遍无果。

他把头侧过去，似乎是不愿让你看见他现在的样子。第一次，你亲眼看到他眼中的泪光，而那是你最看不得的东西，一点晶莹只是将将在他眼角挂着，你的眼圈就开始红起来。